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6nB365

石璞質禪師語錄

清 超質說　明嵩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錢廣居敘
    - 王捘序
  - 住姑蘇太倉州香林禪院
  - 住嘉興平湖縣曹溪禪院
  - 頌古
  - 佛事
  - 機緣
  - 贊
    - 初祖達磨
    - 天童林野老和上
    - 開山佛古聞和上
    - 受業念宗實和上
    - 自贊
  - 詩偈
    - 重陽前三日喜異公王先生過訪
    - 曹溪雨中除夕
    - 秋夜泊三河
    - 由黃龍宿金竹坪
    - 秋日登湖亭
    - 虹橋晚眺
    - 珠江懷素思佘先生
    - 潮陽度夏懷素園陳居士
    - 宿憨大師塔院
    - 寄懷石室月川和上
    - 送味山龍梅和上還新安葬親
    - 錢大可觀察護念諸山惟余為甚偈以謝之
    - 贈獅林俍菴和上
    - 贈雲關印公西堂
    - 同里瑞宇陳君偕弟振南興宇二居士深慕古道偈以贈之
    - 贈潮音以公法姪
    - 贈嶽生程居士

    - 與幻予書記
    - 與雪菴金居士
    - 與雪堂程居士
    - 示即中維那
    - 示圓仁書記
    - 贈穆生黃居士
    - 贈鵝湖法姪復園王居士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敘

南宗之盛，赫赫古今，其中賢聖間氣而生者，不一其地、不一其人。自分派以後，高建法幢，設施迥別，從上追溯，各出英靈漢不少也。迨後密雲祖翁中興，臨濟一宗大振，奔走四方，袖子霞蒸川湧，往往出而為人者，堪作人天眼目，如十日並明，普天無遁照也。州之古塘香林寺，先年佛古老和尚手自誅茅，刱成叢席，適遇石公大師，機下相契，遂成水乳之合，入室印可。師迺閩籍，性聰穎，少即出塵，其根性猛利，洵為宿德再來。余於往歲請石公繼席香林，閱十餘年，撐持門庭，飲冰茹檗，甘之如飴，其嚴凝之氣凜不可犯，故能行人之不能行、忍人之不能忍。今開堂說法，煆煉禪侶，鍼下見血，不輕放過，獨展太白家風。痛棒之下能翻身者，當識婆心之太切也。其機緣問答，錄久盈笥，將付剞劂，流通於世，當為法門之模楷、後學之金鑑。予莊沐展讀，掃盡前人窠臼，字字本性流出。昔始祖不立文字兮明金針，示人不爭於筆鋒墨瀋之間，今此之矢口而出者，言乃希聲、句皆見諦，仍與少室面壁玄旨無二無別。慨茲法末之秋，中流砥柱全賴石公一肩以荷之云，不揣而為之序。

時大清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仲春之吉旦，前奉敕整飭關南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婁江法弟錢廣居薰沐拜撰。

香林石璞和尚語錄序

昔大雄氏恒河說法，接引人天，而獨於最上一乘不立文字。滅度以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入中國，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歲，而菩提達磨以法入中國，華人始傳其心。此禪與教所由分也。慧可大師親受達磨真印，燈燈相續，遂及南嶽清源。嗣後判為臨濟等五宗，各依源流，並有著述，要皆匯三藏而啟覺門，非若後世瞎究盲參，僅拾先哲一二唾餘，謂面壁以來，直指明心見性之義舉盡於此也。願臨濟一宗，傑出為仰諸宗之上。密祖又以利根篤行，蔚然中興，大轉法輪，聚一時僧象人龍，咸歸陶鑄。即今剎竿林立，洵能摻金篦而灑甘露者，必推臨濟後人。吾婁古塘禪院，自佛古老和尚披榛創建，拮据捋茶，遂成香林叢席。閩中石公禪師，以夙生法器，遍參諸方尊宿，了徹大事因緣。浮杯來斯，在佛老人位下，機鋒乍交，即示拈華之契。適佛老順世，石公應州人，請嗣主法席，十餘年來，擔承大事，煆煉學人，慧劍慈航，皆非時賢所能辦。白椎之下，所記問答，積久成編，將壽之棗梨埤益論藏，屬

余數語弁之簡瑞。余幼從先君子，獲見四方大善知識，頗知皈嚮禪宗，然久羈塵鞅，未窺幽鍵，石公深造所至，何足以知之？特以支許過從，見其操履精純，鉗錘迅疾，聊述其大略如此。若夫指之與月，是一？是二？息心了義之士讀香林語錄者能自得之也。
康熙癸亥清和上澣，賜進士第、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前翰林院編修加一級、乙卯山東正主考、欽點內弘文院庶吉士法弟王掞拜題。
石璞質禪師語錄卷之一

嗣法門人明嵩等編

住姑蘇太倉州香林禪院

師於康熙壬子年拜掃先老和尚塔，受眾檀護堅留繼席。至壬戌冬朔日，復受闔州紳衿、護法山主、居士、暨諸山尊宿兩序等請，就院開堂。
指法座，云：「毘盧正印拈向一邊，須彌燈王退身無路。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八面起清風，一步高一步。」
拈香，云：「者瓣香，德越乾坤，明逾日月，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歡聲震沸，仰帝道之遐昌，瑞氣奔騰，祝龍樓之永固。者瓣香，不是補袞仲山，亦非調羹傅說，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州尊官、護法紳衿、檀那居士，伏願福海增深，永作天庭之鼎鼐；壽山益峻，長為佛國之垣屏。者瓣香，皮穿骨露，尚遭獰拳，膽喪魂驚，猶喫痛棒，直得冤讎深結，怨恨難消，爇向爐中，耑為即此堂上開山第一代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佛古先師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獅林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十年繼住事如麻，豈敢當陽更撒沙？只為先師未了事，勉攜椰栗驗龍蛇。」驀卓拄杖，喝一喝，云：「還有拏雲攫霧者麼？試奮迅驚群看。」僧問：「法幢高豎，爐韛弘開，本分鉗錘，鎔凡鑄聖。忽有箇不落凡聖底人，和尚作麼生煆煉？」師云：「焦頭爛額也不知。」進云：「滹沱密旨專為流通，因甚又道向瞎驢邊滅卻？」師云：「吾常於此切。」進云：「昔日三聖、興化二大老，一箇逢人即出、一箇逢人即不出，未審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汝試哮吼看。」問：「宗風大振即不問，煉凡煆聖事如何？」師卓拄杖，云：「要識真金火裏看。」進云：「行解相應，虎驟龍驤，不落第二義又作麼生觀？」師打，云：「這裏薦取。」進云：「與麼則浩歸性海波

濤闊，無數魚龍棒下分。」師云：「一任跳躍。」問：「電激雷奔，鋒鋩別轉。轉則不無，如何是日日新又日新底句？」師云：「鼻孔從來向下垂。」進云：「恁麼則燈籠與露柱交參，佛殿與山門門額去也。」師云：「甚處得者消息來？」問：「十年把住，乾坤失色；今日放開，海嶽光輝。只如紅爐烈燄，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云：「許你是箇漢。」進云：「喝散白雲歸遠岫，挽回明月照婁江。」師云：「莫打葛藤好。」問：「潑天門戶，八字打開；湧地家珍，和盤托出。意旨如何？」師云：「圓陀陀，光爍爍。」進云：「建法幢立宗旨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僧打圓相，云：「從上正脈流通，無出於此。」師云：「是何言歟？」居士問：「龍象交參即且置，冷灰豈爆時如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即此可以轉凡入聖，可以點鐵成金。」師云：「只恐不是玉。」士喝，師云：「亂喝作麼？」問：「坐斷千差，當陽一句請師宣。」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進云：「主賓道合，正令全提。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師云：「雲從龍，風從虎。」問：「鵰弓高掛，海晏河清。祝聖開堂，說何法要？」師云：「堯風蕩蕩，舜日熙熙。」進云：「古人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設若不印、不住，又作麼生？」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如何是祖師心印？」師云：「穿過髑髏。」進云：「如何是鐵牛之機？」師云：「擘破眼睛。」僧喝，云：「蹉過了也。」師云：「果然。」乃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箇箇眉橫鼻直，討甚祖意西傳？苟能於此領略得去，便可縱橫自在，出沒卷舒，坐斷報化佛頭，揭開頂門正眼，孤迥迥、峭巍巍，魔外潛蹤，狐狼絕跡。所以道：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無一物不為妙用、無一法不是宗乘。先師面目現在，太白風規儼然。不用安排，拍拍是令；不求伴侶，步步相隨。旃檀林裏旃檀、獅子窟中獅子，正恁麼時，斬新條令，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復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云：「諸方尊宿盡道二大老與奪縱橫，發揚臨濟心髓，殊不知遞相賣弄，笑殺傍觀。今日設有人出來質上座，只緩緩向他道：『無汝喫棒分。』不惟此話大行，且要開卻天下人眼去在。何也？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結制，知浴耕雲領錢觀察大可暨眾護法設齋，請上堂。「結制安禪，古今舊例。炭熱爐紅，無處迴避。三世諸佛立地聽，火燄明明說實義。且道：說箇甚麼？猛烈堆中彩鳳飛，一片清風動天地。」

復舉：「天童密老和尚開爐，云：『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眾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為要諸人徹骨寒。』」師云：「密祖和尚雖是徹底婆心，未免太慳吝生。質上座則不然，香林寺裏實無柴，日日買來任意搬。山僧不是多狼藉，為免諸人徹骨寒。雖然，忽若寒熱俱忘一句如何話會？」卓拄杖，云：「頂[寧*頁]亞豎摩醯眼，天上人間不可陪。」

請兩序，小參。「毘贊叢林，流通正脈，若不是睦州、楊岐諸大士，爭得黃檗、慈明二遠祖道滿天下，續燄聯芳，安貼家邦，頭頭具足？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諸兄弟！古人雖然如是，簡點將來也只得扶起一半。且道：那一半甚？」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七期，晚參。問眾：「古人道：『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既然如是，因甚又要入堂打七？」維那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云：「只道得一半。」乃云：「香林寺裏人打七，天下禪流毛骨寒，額爛腿酸成底事，看來也是太無端。」豎拂子，云：「且道：是諸人無端？是山僧無端？」擲下，云：「無端，無端。」復舉：「古香林澄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遠云：『坐久成勞。』」師云：「諸公還識得古人落處麼？縱饒識得祖意分明，徹骨徹髓，更須買草鞋行腳始得。倘問新香林：『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驀頭便棒。若是箇漢，自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直令覓其坐處了不可得，說甚麼勞與不勞？」喝一喝。

晚參。舉：「雲門云：『若說真如解脫、菩提涅槃，是燒楓香供養汝；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汝；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汝。皈依佛、法、僧，下去。』愚菴及禪師云：『雲門氣宇如王，卻作座主見解。』普慈道：『若說真如解脫、菩提涅槃，是將黑荳換汝眼睛；若說佛、說祖，是將木患子換汝眼睛；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魚目換汝眼睛。皈依佛、法、僧，下去。』」師云：「愚菴老漢笑破雲門是箇座主，殊不知自己隨邪逐惡亦成箇副講了也。香林這裏終不與麼，有時江邊垂釣，引出赤尾長腮；有時松下科頭，任我臥雲嘯月，栽田博飯，渴飲饑餐。若是說佛說祖、超佛越祖并及真如解脫、菩提涅槃，總不敢動著一絲毫。何故？百味珍饈雖美食，看來不中飽中餐。」

彌陀誕日，小參。「今朝十一月十七，門外寒風太凜冽，彌陀原不此日生，癡人多向西邊覓。縱饒覓到三十三天之外、乃至極樂蓮邦，那邊更那邊，親見草樹禽魚、樓臺池沼，悉皆念佛、念法、念僧，翻身細看將來，總離不得這裏。且道：者裏是甚麼所在？」驀卓拄杖，喝一喝。復舉：「長慶因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

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太遠在。』」師云：「大小長慶誤賺人不少。香林不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無伎倆者得。』又云：『學人還得也無？』『太近在。』」

冬至，兩序請上堂。僧問：「一陽來復，萬象昭回。林下衲僧全無巴鼻，未審還有不涉寒暑迭遷者麼？」師云：「箇箇眉毛橫八字。」進云：「將謂和尚不恁麼道。」師云：「不妨疑著。」進云：「天寒人寒，滴水滴凍，因甚又道石筍抽條，冰河發燄？」師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進云：「即今因齋慶讚，畢竟如何話會？」師云：「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進云：「恁麼則性海波深龍睡穩，心王不動自昇平。」師云：「阿誰不願？」問：「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云：「中間薦取。」進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是甚麼意？」僧喝，師云：「不勞再勘。」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意旨如何？」師云：「頭頂天，腳踏地。」進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又作麼生？」師云：「綠水青山全體現，森羅萬象笑顏開。」進云：「陰消陽長尋常事，豈爆寒灰始出群。」師云：「好箇消息。」問：「適來掃塔，今又上堂，只如盡十方世界是箇先老人塔，未審和尚從何處掃起？」師卓拄杖，云：「一任觀瞻。」進云：「驀地相逢，有何言句？」師云：「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進云：「雲裏撥開金鳳子，杖頭敲出玉麒麟。」師打，云：「切莫眼花。」問：「憶昔高峰有六問，請師直指示當人。」師云：「祖師無此語。」進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進云：「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進云：「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師云：「大象不遊免徑。」進云：「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師云：「一道神光萬境閒。」進云：「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師云：「用踏作麼？」進云：「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云：「金不博金。」進云：「六語已蒙明指示，天童的旨請師宣。」師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進云：「與麼則佛祖機關無處著，陰陽未判又如何？」師舉拂子，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至節全彰即且置，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奔雷走電。」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紅旗閃爍。」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君臣道合。」進云：「如何是溈仰宗？」師云：「父慈子孝。」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滿目青山。」進云：「恁麼則燈傳太白孤風峻，萬象森羅盡

點頭。」師云：「閒言語。」乃云：「洞山掇退果子桌，慈明揭榜僧堂前，不逐四時暗消長，豈隨四序亂推遷？於此明得，便見漢宮添一絲之線，魯觀書五色之雲，石筍抽條，冰河發燄，寒灰荳爆，鐵樹華開，拈起庭前枯柏枝，卻是波斯底鼻孔；其或未然，縱使群陰都剝盡，何曾親見一陽來？」復舉：「僧問古德：『一陽來復，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德云：『長一線。』後有古德云：『一線長。』」師云：「古人恁般答話，非特不能離卻窠臼，亦乃賺殺多少人向長短裏胡猜亂卜。設有問香林：『佛法長多少？』和聲便打。因甚如此？全憑者箇沒意智，截斷古今爛葛藤。」連卓拄杖，下座。

晚參。舉：「藥山久不陞堂，一日，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教打鐘著。』大眾方集，山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問：『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因甚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怪不為說法，可謂誤他三軍。』天童傑云：『翠巖只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歸方丈正是勞他三軍。』」師云：「藥山久不陞堂，心不負人。院主請為說法，面無慚色。堪笑翠巖、天童二尊宿說甚麼誤他？勞他？頂門總未免失卻一隻眼。爭似香林這裏實無法可說，大眾雖思示誨，亦無法可聞。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擊拂子，云：「若是咬人獅子子，何須牙上更安牙？」臘月朔日，為新戒付衣，都寺耕雲領居士張德升、金文保、徐振南設齋，請上堂。僧問：「朝遊東土暮西天，先說毘尼後說禪，禪律二門都坐斷，當陽的旨請師宣。」師云：「缽盂兩度濕。」進云：「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乾坤失色。」進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百獸潛蹤。」進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穿過髑髏。」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過者邊著。」進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師云：「賴汝流傳。」問：「獅王哮吼，動地驚天。別轉毘尼，是何消息？」師云：「莫向千華臺邊覓。」進云：「以好心來到菩薩所又作麼生？」師云：「猶是臺邊覓千華。」進云：「與麼則凜凜威風全正令，婁江獨占一枝新。」師云：「逢人切莫錯舉。」問：「眼生三角，頭峭五嶽，不與麼來時如何？」師云：「站過一邊。」進云：「正與麼來時如何？」師云：「腳跟下痛與三十。」進云：「神秀道：『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為甚不得五祖衣缽？」師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進云：「洞山言：『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不合得。』未審嫡傳衣缽在甚麼處？」師云：「遍界不曾藏。」進云：「大庾嶺頭提不起，分明只在一毫端。」師云：「切忌重說偈言。」問：「盡大地是箇戲

場，盡十方有情、無情，若聖、若凡是個戲子，未審誰是看戲者？」師云：「問取盡大地人。」進云：「一拳拳倒太虛空，一踢踢翻四大海。且道：是何手眼？」師云：「絡索不少。」進云：「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如何是那事？」師云：「搬磚弄瓦。」進云：「識得那事，乾坤收不得，賢聖覓無門。未審此人還盡善也未？」師云：「正好喫棒。」進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云：「猶嫌少在？」金居士問：「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即心非心則且置，如何是佛？」師云：「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進云：「如何是即心即佛？」師云：「仰不愧於天。」進云：「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俯不怍於人。」進云：「弟子佛也不做、仙也不做，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未審還了當也未？」師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進云：「恁麼則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乾坤。」師云：「直饒是呂真人，也須見過黃龍始得。」乃云：「斬釘截鐵，大巧若拙，本無全提，豈有妙訣？鵲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堪笑千華盧舍那，放出寶光成多說。且道：說箇甚麼？咄！」復舉：「楊岐因僧問：『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岐云：『缽盂口向天。』又問洞山：『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為甚不得衣缽？』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不合得他衣缽。』」師云：「楊岐富嫌千口少，洞山貧恨一身多。總不若草堂清禪師頌云：『七百僧中選一人，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缽曹溪去，鐵樹華開正值春。』大眾！還見祖師衣缽麼？」卓拄杖，云：「誰道渠儂無一物？卻能平地起波濤。」喝一喝，下座。

說戒，知客文光含章師同子良張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大事未明時如何？」師云：「春風開竹戶。」進云：「大事已明時如何？」師云：「夜雨滴花心。」進云：「古人道：『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因甚已明亦如喪考妣？」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進云：「一切波羅提木叉，看來也是眼中沙。」師云：「未信你在。」新戒問：「未入香林門，早已具足了。因甚六祖大師特地受戒作麼？」師云：「不得中郎鑒，還同野舍薪。」進云：「此戒原是我千佛世尊相傳底，只如高沙彌不守毘尼又作麼生？」師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進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師云：「且會取波羅提木叉。」金居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通身瑞彩。」進云：「見後如何？」師云：「赤體條條。」進云：「見與未見即且置，如何是戒？」師云：「縛他得麼？」進云：「如何是定？」師云：「亂他得麼？」進云：「如何是慧？」師云：「瞞他得麼？」進云：「弟子今日將此三學信受奉行去也。」師云：「向你道總不得。」問：「城東老

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時如何？」師云：「得風流處且風流。」進云：「既然如是，因甚十指掌中總皆是佛？」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乃云：「豎拂拈椎，敲床下喝，雖是現成，沒處安著。德山、臨濟站過一邊，外道、天魔無由摸索，更說甚麼丹霞燒木佛、普化搖木鐸？盧行者卓卓丁丁，高沙彌灑灑落落，總屬黃葉止兒啼，未免千錯與萬錯。是汝諸人還知落處也無？若也知得，便見盡十方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是沙門一隻腳，眼角忽生春，腳尖活鱍鱍。其或未然，且向波羅提木叉上說持、說犯、說脩、說證。寒梅破玉，顯盧舍那之本源；翠竹篩金，露優波離之具足。且道：優波離尊者具足箇甚麼？」拈拄杖，顧左右，云：「莫是者箇麼？」擲下，云：「認著依然猶自縛。」喝一喝，下座。

臘八，圓戒，知浴耕雲領居士毛煥如、倪奉泉等設齋，請上堂。僧問：「大覺世尊睹星悟道，設有不睹明星，未審還悟否？」師云：「切忌從他覓。」進云：「大地眾生既有如來智慧德相，因甚不悟？」師云：「眼裏怕著沙。」進云：「與麼則寒梅笑破冰霜臉，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莫作等閒看。」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如何是懸崖撒手處？」師云：「名不得。」進云：「如何是自肯承當處？」師云：「狀不得。」進云：「如何是絕後再甦處？」師云：「收不得。」進云：「如何是欺君不得處？」師云：「覷不得。」進云：「世尊道：『我於四十九年說法，未曾道著一字。』且道：禪、律二門從甚處得來？」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進云：「恁麼則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云：「卻被闍黎道著。」問：「無端走入鬧籃來，一點明星是禍胎。明星未見時如何？」師云：「明如日。」進云：「見著明星時如何？」師云：「黑似漆。」進云：「有一人道：『黃面老子夜半成道，正是喚奴作郎。』未審還諦當也無？」師云：「正好痛與三十。」進云：「堪憐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師云：「情知你跳不出。」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又向正覺山前方稱悟道？」師云：「為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問：「睹星也是見空花，檢點將來未到家。如何是到家一句？」師云：「向老瞿曇未出母胎時薦取。」進云：「既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未審在雪山悟箇什麼？」師云：「兩眼對兩眼。」金居士問：「瞿曇失卻眼睛時，雪裏梅花只一枝。失卻眼睛即不問，雪山未到時如何？」師云：「有水皆含月。」進云：「已到雪山時如何？」師云：「無山不帶雲。」進云：「忽睹明星大悟時如何？」師云：「眼中添翳。」進云：「玉鎖金關都掣斷，毘盧頂上鼓煙塵。」師云：「是何消息？」乃云：「六載辛勤自活埋，何曾親睹明星來？無明妄想通身是，迷悟依然

撥不開。」復舉：「元叟端禪師云：『未到雪山，腳跟下好與三十；既到雪山，腳跟下好與三十；夜見明星，腳跟下好與三十。更有三十，山僧自喫，釋迦老子無分。何也？有功者賞。』」師云：「元叟老漢好一條鐵棒，爭奈打伊不著。質上座則不然，未到雪山好與三拜、既到雪山好與三拜、夜見明星好與三拜，其餘有功、無功者、妄想智慧者、設齋受供者、拈提喫棒者，總與普禮三拜。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恁麼作禮是何心行？』便與喝出，云：『多口阿師！三十棒自領出去。』」卓拄杖，下座。

請獅子林佷菴和尚，立僧，陞座。「打衝浪鯨鯢，縱摩天俊鶻，立人天標準，為法社弘規，凌爍古今，橫行湖海。一言之外，奪驪龍項下之珠；半句之中，捋猛虎鬚邊之寶。群狐任彼滿乾坤，哮吼一聲都腦裂。大眾！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乃豎拂子，云：「還識得恁麼人麼？若也識得，山僧未舉以前，早向這裏展大機、顯大用，發揮從上家風，勦絕今時露布，師子林中纔踞地，婁東江上奮全威；若也未識，爐韛之所，鈍鐵猶多，同申懇請，普震雷音。」

晚參。「喫粥了也，已落二三；洗缽盂去，翻成造作。更問如何？無繩自縛。所以，密菴遠祖云：『我這裏也無禪到汝參、也無道到汝學、也無錢到汝使、也無好食到汝喫，只有劈胸一拳。汝若參得透，盡未來際受用無窮。』看他古人，直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那覓乎蹤？只是不合以一拳鈍置人不少。香林者裏一味尋嘗，終不引蔓牽枝，自彰醜拙。諸兄弟！還見麼？但憑古道如弦直，自有清風廓九垓。」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宵正是好時節，門外雪消春到來，明眼衲僧瞥未瞥？忽若瞥，萬法自平沉，千差原合轍，歲去與年來，更無甚奇特；若未瞥，夜暗晝還明，隨他亂移易，雪老冰枯時，敢保猶未徹？縱使庭前花早開，看來依舊自狼藉。」復舉：「北禪賢禪師歲夜，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師云：「北禪不善烹牛，幾乎和贓捉敗。香林今夜無可與諸人分歲，擬欲烹露地白牛，獨角泥牛未免墮在北禪窠臼裏；又欲炊無米飯、唱無聲曲，殘羹餿飯有誰肯喫？正當此際，燈籠拜辭舊歲、露柱擬賀新年，又且如何話會？」擊拂子，云：「但得胸中無滯礙，縱橫何處不風光？」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昨日是舊，今朝是新，截斷兩頭，請師別道。」師云：「雪消寒谷後，風暖上林初。」進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師云：「要只絡索作麼？」乃云：「千

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天垂瑞彩頭頭合，地湧禎祥處處宜。木雞報曉鳴深谷，金鳳迎春出碧池，少室真宗承續燄，滹沱正脈賴提持。寒暑不能侵其體，乾坤豈得蓋藏伊？且道：伊是阿誰？」卓拄杖，喝一喝，云：「坐斷中天紅日近，堂堂不惜兩莖眉。」下座。

元宵，小參。「今朝正月半，萬事休打算。燈月放光明，普請大家看。且道：看箇甚麼？本光歷劫誰人無？莫被燃燈暗惑亂。」喝一喝。

獅子林俍菴和尚領當湖檀越韓澹崖、法姪復園、王文學居士、黃秀宇、姜叔儀暨徒文燦設齋，請上堂。「敲唱雙行，風生滿座；主賓互換，月印千江。不必寶鏡當軒，自照魔軍之窟穴。何須靈蛇在握，直除異見之稠林。真風普扇十洲春，從此堯天光不夜。雖然，只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一人得箇甚麼？」卓拄杖，云：「獅王踞地奮全威，萬里群狐皆遠避。」復舉：「曹山寂禪師因米和尚至，未相見，遂坐卻禪床，山不出，米便去。後主事問：『和尚禪床為什麼被別人坐卻？』山云：『去後卻還來。』未幾，米果回，與山相見。」師云：「曹山暗地自瞞，米老腳跟未穩。若是香林，待他問：『長老禪床為甚麼被別人坐卻？』[仁-二+(陋-(阿-可))]與驀面喝出。何故？春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解制，清軍廳幬函胡護法設齋，請上堂。「梅開庾嶺，雪老江天，是向上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是向下句。於此明得，便知去年原不曾結，今朝亦不曾解，逆順卷舒，縱橫自在，直下如獅子兒哮吼一聲，狐狼野犴一時屏跡；其或未然，縱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復舉：「龍牙禪師云：『天下名山到因腳，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東山演祖云：『白雲則不然，腳也不能著草鞋、手也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師云：「龍牙雖有兩腳，天下名山何曾踏著？演祖縱踞名山，草鞋、木杓，大小短長，亦不知是什麼做的，檢點將來猶欠一著。慚愧！質上座又復不然，草鞋踏破幾江山，愛把箍籠作木杓，施主安樂事無窮，一句明明道不著。畢竟如何？」豎拂子，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師誕日，金雪菴、程雪堂二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近代尊宿云：『黃而老瞿曇是吾最小子。』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未是極則處。」進云：「瞿曇未降皇宮時如何？」師云：「天上天下稱獨尊。」進云：「已降時如何？」師云：「無人識得渠。」進云：「後到雪山悟道又作麼生？」師云：「泥裏重洗土。」進云：「秖如和尚今日大誕，與老瞿曇相去多少？」師喝，云：「上座！還知

山僧落處麼？」進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云：「須是恁麼人始得。」雪菴居士問：「一花五葉秀，嫩桂兩枝新。續燄聯芳事，還須是箇人。如何是一花五葉秀？」師云：「何處不芬芳？」進云：「如何是嫩桂兩枝新？」師云：「不令人見轉風流。」進云：「續燄聯芳事，還須是箇人，又作麼生？」師云：「分明記取。」進云：「弟子今日虔誠請法，於中欲分一分恭祝和尚金剛壽量，得麼？」師云：「也不消得。」進云：「只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云：「重說偈言。」乃云：「今朝二月初三日，瑞鳳祥麟齊畢集。咸思長老說生緣，那識滿口道不出？雖然，只得拖泥帶水，向山僧父母未生以前，凡不收、聖不管，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處露箇消息去也。」乃舉拂子，召大眾，云：「還見麼？昨日雨滋三草秀，斯晨春瑞上林花，一枝欲結黃金子，一朵初抽白玉芽。極平坦，頗堪誇，越格生機彌宇宙，滔天活路走龍蛇。」喝一喝，下座。

新安鄰祓御青、呂二護法啟建延齡道場，為母吳太夫人五秩誕晨設齋，請上堂。「圓融行布，行布圓融，轉大法輪，饒益四眾。」豎拂子，云：「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即此一信，早已帝網交羅，重重顯現了也。乃至所陳供養，悉如華嚴會上具足優婆夷，安置一器，涌無量寶，萬方來者早已滿足了也。但於其中不得作佛想、不得作非佛想，不得作放光動地想、不得作非放光動地想，不得作奇特殊勝想、不得作非奇特殊勝想。何以故？舉一法而法法全彰，明一機而機機頓赴。臣忠子孝，夫賢婦貞，百福雲臻，千祥霧集。且因齋慶祝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云：「一念普觀無量劫，不須指出古須彌。」

壬戌季春，孝子鄰祓御青率孝眷等為封翁呂公請就廣陵對靈小參。「儒釋之道，出乎平常，語默動靜，脫體全彰。恭惟麗農呂翁大護法，黃山達士，婁水高人，穆穆蕭蕭，具陶公之風度；磊磊落落，振呂祖之真宗。其在儒也，則儒苑之蓍龜；其在佛也，則佛門之牆塹。處夫婦如琴如瑟，教子孫如鳳如麟，福德雙全，名行兼至。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悉是本來人，凜凜仁風藏不住，行看蘭玉靄家聲。直得獨步大方，元無他鄉之隔；橫身三界，詎有塵土之殊？昔年全體與麼來，恍似浮雲之出岫；今朝端坐與麼去，亦如皎月之行空。雖然，來無所來、去無所去，正當五七之期，孝子慇懃申請，舉揚般若。且道：封翁大士畢竟在甚麼處？」豎拂子，云：「漢地不收秦不管，倒騎白鶴上揚州。」

石璞質禪師語錄卷之二

嗣法門人成隱等編

住嘉興平湖縣曹溪禪院

師於康熙辛酉年正月二十有八日，在婁東香林禪寺，受當湖闔邑縉紳文學、檀越護法、暨闔山昆季敦請繼席，至二月初十日進院。
指山門，云：「潑天向上路，何須重打開？祥麟與瑞鳳，盡向此中來。」
佛殿。「瞿曇是何人？六年草裏坐。撞著冤家來，放過即不可。」遂拜。
伽藍。「據虎頭，收虎尾，權衡叢林，扶揚宗旨。」舉香，云：「全憑者箇較些子。」
祖師。「西天東土，遁跡無門，說黃道白，帶累兒孫。」插香，云：「不如都坐斷，何處不稱尊？」
據室。「昔年先師老漢在者裏陶鑄銅頭鐵額，收下威鳳祥麟，今日質上座到來總不與麼。」驀拈拄杖擲下，云：「直得雲門鼻直、德山眼橫，一切尋常不須按過。何故？目前無怪異，不必貼鍾馗。」
當日，眾護法設齋，請上堂。師至座前，拈檀越疏，云：「先師二十年前有未了底公案，今日且向尼山筆尖上增輝佛日，普扇真風去也。若還未薦，有煩對眾宣白。」法座。「高登獅子座，不禮須彌王，舉頭天外看，何處不風光？」便陞。
拈香，云：「者瓣香，乾坤以此覆載，日月以此照臨，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恭願堯風永扇于萬年，舜日長明于億劫。者瓣香，賢聖不傳，古今無價，奉為滿朝勳貴、郡邑尊官、檀越紳衿、同門昆季，伏願長作嚴廊柱礎，永為法海津梁。者瓣香，從無密授，豈敢囊藏？記得昔年在我岱山得戒學和尚處得旨，自謂巍巍堂堂、灑灑落落，無端又行腳十年，撞著箇無面目漢，向命脈上一箚，直至如今無處雪屈。今日對眾拈出，端為供養前住香林、後住即此堂上開山第一代先師佛古聞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攝衣敷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還有不涉渺瀰、不被陸沉底衲僧麼？出來相見。」僧問：「重興法席，耀古騰今。祖令全提，意旨如何？」師便打。進云：「畢竟如何是和尚徹底為人處？」師云：「不知痛癢漢。」進云：「恁麼則曹溪一滴源頭水，流出滹沱萬派宗。」師云：「也須識取源頭始得。」問：「十載垂綸婁水上，重飛法雨潤曹溪。四眾慇懃，請師直指。」師打，云：「一棒

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進云：「爐韛弘開，烹凡鑄聖。忽若格外人來，又作麼生接待？」師云：「無伊棲泊處。」進云：「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風雷遍九垓。」師云：「不易道將來。」問：「獅王哮吼即不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七尺烏藤隨手舉。」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垂鉤直欲取金鱗。」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拋卻故園無數春。」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眼底從來無佛祖。」進云：「只如今日在筵勳貴恭迎和尚重振祖山，未審還有佛法也無？」師打，云：「你那裏瞌睡來？」趙居士問：「古剎重興，子承父業。拈槌豎拂，地轉天迴。為復是錦上鋪花？為復是單提直指？」師云：「截斷兩頭，別致一問來。」進云：「可謂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云：「我與你有甚冤讎？」進云：「爭奈行人路上口似碑？」師云：「切忌喚鐘作甕。」乃云：「千差坐斷，正眼豁開。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現大人境界，振古佛家風。洞明少室真機，揭示滹沱正脈。掀翻窠臼，截斷葛藤。洛書兆五福之休，虹瑞錫萬邦之慶。赤灑灑、淨裸裸，似鏡臨臺，物來斯照。所以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直得如獅子筋琴，一奏則眾絃絕響；又如塗毒鼓，一擊則聞者喪身。到者裏，縱也在我、奪也在我，鐵額銅頭也須按過。然雖如是，且道：繼席開堂，風行草偃一句又作麼生？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復舉：「大慧禪師以竹篦示眾，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妙喜老人被者竹篦帶累，未免手腳俱露。新曹溪今日也不舉竹篦、亦不分背觸，頭頭合轍、處處歸源，總無許多絡索。何故？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卓拄杖，下座。

當晚，小參。「『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古人恁麼說話，大似坐佛床、斫佛腳，不敬東家孔夫子，卻向他鄉習禮樂。還有人檢點得出麼？」豎拂子，云：「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

結夏，啟華嚴期，請陞座。「開得口來早話墮，眨上眉毛已蹉過，堪笑善財不唧溜，踏翻華藏為甚麼？諸兄弟！若要本分相應，直須從前放下，百不知、百不會，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處著一隻眼，忽若撥破虛空，心華發現，自然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左右逢源，縱橫得妙。雖然，只如柏巖開粥度夏、仰山種粟燒畬，又是明甚麼邊事？」喝一喝，云：「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下座。

示眾。「春風澹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處處俱漏泄。若從者裏會去，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取一言半句，未免左之右之。」驀拈拄杖，卓一卓，云：「還會麼？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示眾。「『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祖師恁麼道，也是玉石不分、金沙混雜。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衲僧門下有甚長處？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華嚴期圓滿，陞座。「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花。雖然如是，總不若華藏海裏徹底掀翻，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亙晴空是普賢床榻，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無一處不是香水海、無一塵不是解脫門，直得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絕安排，至今無處所。」乃豎起拄杖，云：「者箇是曹溪拄杖子，阿那箇是華藏世界？」卓一卓，云：「百雜碎了也。」喝一喝，下座。

示眾。「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聚猶如蜂抱土。曹溪又不然，原無香餌亦無鉤，應用隨機任去留。幸有寒山與拾得，笑空天地不知休。」

佛成道日，圓戒，陞座。「『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瑯琊覺尊宿與麼說話，大似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爭似我黃面瞿曇，大方獨步，收放自由，有時覷破滿天星、有時露出千華戒，不留朕跡赤條條，合水和泥酬宿債。」豎拂，召大眾，云：「且道：釋迦老子宿債還清也未？」喝一喝，云：「三生六十劫。」

示眾。「金輪天子敕，草店家風別，深秋簾幙雨千家，落日樓臺風一笛。拈起則壁立千仞，佛祖潛蹤；放下則七縱八橫，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五湖煙景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佛誕，圓戒，陞座。「今朝正是四月八，九龍吐水浴悉達，堪笑雲門欲打伊，反教千古阿剌剌。」遂拈拄杖，卓一下，云：「釋迦老子來也。敢問大眾：九十七種大人相，莊嚴微妙淨法身，且道：從那一相浴起？若向這裏浴去，早已圓成戒法；其或未然，下座燒香，重為說破。」

頌古

世尊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乃歎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覷著星時禍自招，胡言漢語逞家饒。縱能瞎卻他人眼，自己饑瘡不可療。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吹毛劍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秦。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盡云婆有丈夫作，細看廉纖笑殺人。爭似東村王大姐，風前一曲唱彌新。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中安否？」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鵠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何必窮廝煎？弄巧反成拙。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不對。異學云：「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云：「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前不對兮後不對，劈面來兮機如電。三級浪高魚化龍，井底蝦蟆那得見？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有一尊者，名祇夜多，有大名稱，即與群臣往造彼國，禮見問法。王既至，修敬已畢，乃請尊者：「當為開演。」尊者云：「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

本入罽賓國，不覺到天台。雖承尊者力，怎奈涉去來？

利益菩薩白燃燈佛：「我欲得阿耨菩提，唯願世尊，教我令速成菩提。」佛言：「利益！汝見是法，何者是法？是汝所問。」

碧潭明月本孤圓，撈摝再三亦枉然。縱有渠儂為指註，春光不在柳梢邊。

陸亙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

騎賊馬兮搶賊旗，手眼拶來明杲杲。將謂平步入雲霄，誰知猶在含元道？老南泉，太草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溜地驢年

去。」

鮑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出來舞，依舊郎當勝郭郎。

睦州因新到參，方禮拜，州叱云：「闍黎何得偷常住果子吃？」僧云：「學人纔到，和尚為甚麼道偷常住果子吃？」州云：「贓物現在。」

腳跟未動已偷了，覿面捉他總不親。直下欲明端的意，睦州早已露賊身。

靈雲見桃花悟道，有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潦倒靈雲眼豁開，玄沙驀地語如雷。雖然贏得嘉聲在，未免渠儂自活埋。

鏡清問雪峰：「古人有言……」峰便倒臥。良久，起云：「問甚麼？」清再問，峰云：「虛生浪死漢。」

問處成雙橛，臥來落二三。堪嗟象骨老，無處著羞慚。

保福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道泰時清才子貴，家肥國富小兒嬌。掃除狐兔家風峻，甜似蜜兮毒似梟。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吃。」

玄沙韶老，弄假像真。峰巒競秀，紅紫爭春。撒沙撒土無窮極，要撥者僧猶隔津。

襄州龐蘊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一見，亦去爺邊倒。士云：「你作甚麼？」女云：「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云：「賴是無人見。」

爺未倒時偏詐扶，爺真倒處佯不理。非關女子忤逆多，也是爺爺自招底。自招底，生冤死結何時已？

夾山常遣一小師遍遊禪剎，殊無趣向，及聞山道譽遠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道？」山云：「汝蒸飯時，吾為著火。汝行益時，吾為展缽。甚處是辜負汝處？」小師因而悟入。

聞風回省覲，省覲事堪悲。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佛事

挂鐘版。「只此輪鎚，也不是活捉獰龍、也不是生擒猛虎，也不是號令人天、也不是權衡佛祖。畢竟如何？」擊一擊，云：「直下分明齊聽取。」
送開山佛老和尚牌位入祖堂。「大機大用震乾坤，正眼圓明帝者尊，宗旨法幢隨處立，更無蹤跡與人論。正恁麼時，真燈續燄，少室增輝，坐斷千差，端居正位一句又作麼生？全體堂堂秖者是，從教千聖覓無門。」
佛古老和尚忌日掃塔。「剗開荊棘，獨踞婁江，打鳳羅龍，移星換斗，眼光爍破四天下，腳底卷舒六合雲。正當恁麼時，雖有巴陵三轉語、楊岐女人拜，到我先師老人面前，總用不著。畢竟如何？香爇一爐，茶傾三奠，有耳者聞、有眼者見，一塔長懸太白燈，半層雄壓千峰面。」

機緣

居士問：「儒家從讀書門證入聖賢地位，只如宗門從何處得入？」師云：「從來無門，入箇什麼？」士無語，師云：「切莫向無門處著倒。」
僧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既是離心意識，參箇甚麼？」師云：「上座喚甚麼作心意識？」僧喝，師打云：「正好參取。」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天台來。」師云：「石梁橋向你道什麼？」僧擬議，師便打。僧喝，師云：「此是喝石橋？喝自己？喝山僧？」僧禮拜，師云：「向者裏道得，我即拜你。」僧無語，師云：「你不是天台來。」
僧問：「虛空有體須親證，意旨如何？」師云：「有時因好月，不覺到滄洲。」僧云：「某甲因甚不證虛空？」師掌云：「無你棲泊處。」
僧參，師問：「昔日雪竇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便問：『牯牛舉頭作麼？』你試答一語看。」僧云：「水足？草足？」師打，云：「卻是東觸？西觸？」僧無語，師復打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卻。」
僧問：「如何是徑截法門？」師打，云：「一棒一條痕。」云：「如何保任？」師又打，云：「喚作一棒，入地獄如箭射。」
僧問：「和尚在佛老人處得何法？」師展兩手，云：「會麼？」僧云：「謝師答話。」師掌云：「討甚熱碗？」
僧參，師云：「相見了也。」僧擬開口，師震聲一喝。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云：「某甲逢人但恁麼舉。」師云：「我向你道甚麼？」僧

擬議，師便打。
士問：「如何是香林的旨？」師云：「呵佛罵祖。」士喝，師便打。

贊

初祖達磨

牙齒當門，被人打落。西來特地，亦無所長。赤縣衲僧瞞不得，剛將無聖誑梁王。

天童林野老和上

鳳翥龍騰十二人，師惟後出別垂綸。通玄道望馳湖海，太白風規播剎塵。

開山佛古聞和上

嘉苴川僧，全無巴鼻。承嗣天童，終成造次。爭似法幢生面開，神清貌古動天地。

受業念宗實和上

泛木蘭舟，養摩天鵠。行實道尊，花開果熟。東坡半壑自高閒，彌嶺千層誰接足。咄！

自贊

喜脫彌山犁，又拖香林耙。通身是水泥，十年猶未卸。撞著楊岐三腳驢，便作為山水牯跨。沒來由，怕不怕？踏破雲巒任倒耕，何妨孫子遍天下？
蕩盡家私，別無奇異。補壁折籬，摩雲插翅。棒下露全機，胸中沒隻字。愛栽臘月蓮花，懶為佛祖苗裔。無端輥入曹源中，玉浪銀波潑天地。(曹溪隱監寺請)

詩偈

重陽前三日，喜異公王先生過訪

深知少出子雲廬，此日登臨菊正舒。掃徑葉飛驚野鳥，呼童茶熟候高車。龍山路近閒裁賦，鳳闕天遙懶上書。直是陶公重結社，得君佳句勝瓊琚。

曹溪雨中除夕

榻寄臨溪鎖暮煙，梅花開盡嶺南天。名山到此三千許，白髮于今一半先。寒向珠林辭舊臘，春回蓮漏接新年。雨燈兀坐無窮意，細聽松濤獨不眠。

秋夜泊三河

黃昏依古岸，漁火照沙洲。秋滿千山白，灘銜亂石流。推篷光入枕，繫樹影移舟。不識誰家子，清歌水上樓。

由黃龍宿金竹坪

直入重雲裏，方知有草堂。遊禽凌碧漢，小艇射滄浪。竹引前溪水，山高八月霜。老僧忘節序，惟看野花香。

秋日登湖亭

俯仰江湖一鏡天，波涵萬象碧無煙。匡廬影掛飛帆上，載得秋風月正圓。

虹橋晚眺

夕陽倒影漾流霞，多少行人未到家。江岸漁翁閒把釣，夜深和月臥蘆花。

珠江懷素思佘先生

閱歷來東嶺，思君未易逢。雲林閒客興，湖海澹幽蹤。坐對千山月，懷深半榻鐘。他年歸故國，長嘯復相從。

潮陽度夏懷素園陳居士

客路將千里，違君一月前。北鴻何處見？南菊幾時旋？帆掛蠻江月，盃浮鱷渚煙。還山頭帶雪，竹裏復譚玄。

宿憨大師塔院

一龕古佛明燈，千載憨師面目。獨坐獅子峰頭，驚散飛禽野鹿。秋來丹桂飄香，臘至巖梅帶雪。不知此況誰同？惟有老僧藏拙。

寄懷石室月川和上

知兄開法古蓮山，不得追隨恨未刪。怪石幽篁無恙否，蒼蒼應待翠微間。

送味山龍梅和上還新安葬親

不向吳山度歲華，為參佛母老摩耶。菩提漫道元無樹，優缽看來尚有花。

錢大可觀察護念諸山，惟余為甚，偈以謝之

名士風流易出塵，選官選佛頭頭親。雖然三達尊江漢，香海相攜只一人。

贈獅林俍菴和上

故人同里復同流，煨芋風清古秀州。不似化山弘覺祖，眼光徒欲爍龍樓。

贈雲關印公西堂

片雲把住元非妄，一印高懸示本真。何似兩頭都坐斷？海天誰識關中人？

同里瑞宇陳君偕弟振南、興宇二居士深慕古道，偈以贈之

兄弟同居似古人，胸中瀟灑亦無塵。憐予法社清如洗，長贈荷衣意自真。

贈潮音以公法姪

以謙自牧越常儔，點滴潮音萬派流。雪竇風光千古在，垂機何必整鰲鉤？

贈嶽生程居士

古人學道如鑽火，立現金星未肯休。果是楊岐真正脈，倒扶法社始風流。

與幻予書記

明明一字兩頭垂，塗抹全彰未見奇。好把筆尖輕倒卓，銅睛鐵眼莫能窺。

與雪菴金居士(法名明錩)

瞿曇元是古醫王，懶向人前說玅方。卻被飲光輕漏洩，普天匝地絕囊藏。

與雪堂程居士(法名明鑑)

木樨香悟黃山谷，千古應思老晦堂。無隱真機明歷歷，縱橫何處不芬芳？

示即中維那

不愛諸方五味禪，卻餐婁水冷風煙。虛空背上行須穩，莫倚中間與半邊。

示圓仁書記

仁義悉從貧處斷，子能落落此中圓。應知故國雪峰老，半句鄉音道不全。

贈穆生黃居士

生平磊落自清真，得句高吟懶說貧。長笑陶公門外漢，攢眉甘作醉中人。

贈鵝湖法姪復園王居士

君是鳳凰山上人，不知摩詰亦前身。喜吟雅句驚江漢，莫負西來少室春。

石璞禪師語錄卷二(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